



以文化之力铸乡村振兴之魂

——读《罗江乡村记忆》有感

□黎二愣

陈修元、王波所著的《罗江乡村记忆》，深度挖掘罗江区的乡村传统文化素材，激发了传统文化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积极引领性的活力。

《罗江乡村记忆》7章34节，共22万字。该书以罗江的历史为横切面，以万安镇白马关、李调元故里、略坪镇等地为视点，单线、复线叙述，循环、婉转于历史与现实的交错间，全面、立体、多元地呈现了罗江的蜀道、三国、江水、诗书、浅丘、民俗等文化，发掘出罗江以乡村文化建设作为兴旺、繁荣乡村的重要传承，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参考。

罗江的“耕读传家”文化延续数百年，该书是怀旧思远的情感倾诉，也是为助推乡村振兴作出贡献的历史智慧和财富。文本所呈现的历史价值，为时代提供了以文化振兴乡村的经验，也激励着人们对乡村振兴的热情与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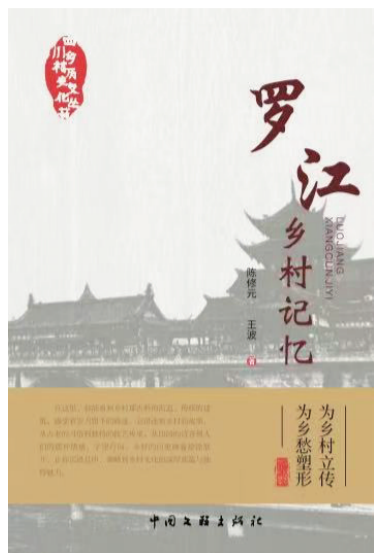
书中，罗江“文化立县”、“农家”“诗书立镇”的理念，罗江近20年来每两年一届的中国·罗江诗歌节等，都体现了罗江人一直在固守自己的文化基因和禀赋，提炼出具有罗江特色辨识度的文化符号，打造乡村原味的文旅融合发展模式。

一是各地方管理者可以阅读此书。罗江经验告诉人们，充分发掘乡村传统文化能量，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助推器。郫县镇重点打造“云峰诗社”，以诗歌立镇，引导农民诗人参与中国·罗江诗歌节；同时，组建镇级“梭子歌舞团”；规范、管理好有百年历史的“郫县鸽子会”，利用每年十月郫县柑、蜜柚成熟季节，举办“柚来，郫县嗨”活动。略坪镇2008年建成的中国现代诗歌博物馆，充满了现代气息，成为全国各地诗人及游客到罗江的网红打卡点。

二是家风建设者和传承者可以阅读此书。罗江高度重视历史名人的精神价值，深度挖掘李调元故居、醒园等人文资源。以“一门四进士三翰林”的传统经典，塑造“耕读传家”的乡村灵魂；以范家大院的“勤俭家风”等，倡导、引领、弘扬社会正气，培育良好家风，改善农村的精神风貌。

三是追根溯源的巴蜀人民可以阅读此书。《罗江乡村记忆》深度发掘出的文化资源，蕴含着巴蜀地域特色和地域精神，是巴蜀人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多元化与同质性相统一的重要呈现。

罗江是川菜、川剧之父所在地，通过阅读此书，我们可以找寻到川菜与川剧的文化源头；通过阅读书中罗



《罗江乡村记忆》中国文联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

江白马关、鹿头山、虎统祠、落凤坡、换马沟等章节，增强了读者对巴蜀人民忠勇精神的崇敬与景仰。

有人说，一部罗江史，就是半部巴蜀史。相信《罗江乡村记忆》一书，能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文艺短波

用文字记录高槐村的巨变

《槐乡偶书》作品研讨会举行

近日，本土作家周中盟的新书《槐乡偶书》作品研讨会在旌阳区东湖街道高槐村举行，我市文学界代表及相关人士参加了会议。

据悉，《槐乡偶书》由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是德阳市2024年度主题文艺精品创作扶持项目。该书分为“乡野景致”“舌尖味道”“闲情逸趣”“日常琐记”“村居见闻”五个章节，描写了乡村振兴大背景下，新时代德阳的新村农居、山野

美景、四季风物、动植物、村居生活和人事变迁等。与会人士认为，作者以入住乡村十年的所见所闻为素材，以精短日志笔记体形式记录，精心裁剪，以小见大，见证了一个村庄从省级贫困村到文旅名村的发展巨变。2025年初，该书入选了浙江省委宣传部1月精选浙版好书榜（文学艺术类），认为该书“作者择取山乡景致、餐桌美食、村中见闻等，勾勒城乡融合发展下的时代风貌与人情世态。”



研讨会上，高槐村党支部书记陈波介绍了高槐村近年来发展及本书作者在村中深入生活的情况。作者周中盟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心得，并向高槐村捐赠作品。诵读爱好者现场朗读了书中的部分章节。 刁平

拥抱一个“诗电影”的时代

德阳籍诗人汪贵沿举办诗歌分享会

“当你有对诗歌有真挚的爱，才能真正去写作诗歌。”近日，在江苏省无锡市举办的“春天里在路上”诗歌分享会上，德阳籍诗人汪贵沿动情说道。分享会上，一首首由他创作的“诗电影”通过短视频的形式播放，通过多重媒介，人们对于诗情画意的美之共鸣到达了顶峰。“春天的快乐仿佛具体可感起来了”“充满着诗意，情感很浓”……现场的诗友们纷纷表示。

当天，诗人汪贵沿带

来了他的新诗集《在路上·诗电影》，其中收录了他近年来创作的重要诗歌作品近三十首。对诗人而言，这本诗集更重要的是实现了他对于“诗电影”的创新。“这本诗集内的每首诗歌都是配乐朗诵的，并配上了画面，我将它们刻录在U盘内，这是一件让我觉得尤其开心的事情。”

诗人汪贵沿是德阳人，现居江南，近年致力于“诗电影”创作。作品《太湖是一朵莲》在央视“电视诗歌散文”栏目播出，《太湖是一朵莲》和《月亮是乡愁的影子》被编入中学生视频教材，多首诗歌被改成歌词，诗电影《春天来了》荣获“2024年度十佳华语诗电影”奖。 刘亚

龙门阵

胖子买房

□荷叶

前几天，胖子打电话给我，喊我拿出当初到处帮歪子借钱的劲去帮他借钱。能借多少算多少，实在借不到，就贷款。他们要在成都买房子了，小明的父母拿出了70万，还差一半。

借钱我是可以的，因为我脸皮厚嘛。但是，我还是弱弱地问：“么儿，当初我四处去帮歪子借钱，是他的父母在还。现在我去借钱，哪个还？”

胖子说：“我们大家还嘛，小明的父母那边也有借亲戚的，我们每个月还要还房贷。”

立马，我给刘哥转达。年前，他刚刚把车贷还完，听说又要去借钱，就不安逸了，说：“到哪里去借？找哪个借？我不去借哈。”

我说：“买车子借钱，你积极得很，跑得飞快，娃娃要买房了，你就袖手旁观？见死不救？一点都不帮一把？”他才松口说：“你去借嘛，等我发工资帮忙还账嘛。”

这才差不多，像个亲爹的样子。

过几天，胖子又打电话说：“妈妈，我们定金都交了，下个星期就要交房款办手续了，你们高快去借钱哦。”

我马上就忙开了，一会儿工夫就打了8个电话，还好，有三个朋友答应借钱给我。后来又打了几个电话，就不尽如人意了。没办法，理解理解，各有各的难处。

借钱才知道朋友少啊。刘哥去找了他的徒弟和战友。我们一共借了6家，我的同学在10分钟之内就打来3万元，徒弟晚上下班回家之后打来两万元，战友打给刘哥3万元，好友姐姐接我电话之后，拖着感冒的身体去银行给我转了几千元过来。朋友第二天开车送了6万元到家里。最终凑到了16万，感谢亲们鼎力相助。

胖子胆子小，又打来电话说：“不要借了，借多了，到时候如果人家急用，催我们还账，我们拿不出来，也是头疼。先交部分首付，剩下的就贷款算了。”

我说：“么儿，怕啥子嘛，到时候把家里的旧房子卖了不就还有钱还账了么？”

胖子笑说：“你那个旧房子不好卖，两年了都没有卖出去。算了算了，少借点，免得压力大了，晚上睡不着。”

我就听胖子的了。

她不知道，我向朋友借钱的时候，都提前给他们打了预防针的，请他们不要催账，容我按脚板（按摩）挣钱还他们，大概估算一下，我都不晓得我要按好多个脚板，才能挣十几万。

胖子笑了说：“爸爸把50万打给我之后，他的卡上就只剩下29元了，也是倾囊相助，倾其所有了。”她嘴里的爸爸是小明的爸爸，是个好爸爸，也是我们的好亲戚。

不介意，想起去年3月初，和刘哥一起去新疆打工，在路上，我说：“大爷，今年因为你买车，欠了5万元的账，我才出来打工的。等今年挣钱把账还完了，我明年就不做事，天天耍，躺平。”

他许诺说：“好嘛，等还了账，你就不上班了嘛。”

没想到，今年胖子在成都买房，我们又借亲戚朋友十几万，比去年还多，这下，我们又有了奋斗的动力，更不敢躺平了，加油努力！争取早点把亲戚朋友的钱还了，才可以无债一身轻，睡好觉，做好梦。

我的朋友说：“儿孙自有儿孙福，那么辛苦干什么？你傻啊，自己辛辛苦苦挣钱，舍不得自己花一点，帮老公买车，帮女儿买房，有什么意思？你自己攒两万元钱，漂亮裙子都可以买好几条了。”

我慢吞吞地说：“帮我的老公，帮我的女儿，都是我最亲的人。完成他们的梦想，有什么不可以呢？裙子嘛，将来还完账之后，还是可以买嘛。”

人世间

警校同学聚

□沈前祥

凉山首府西昌的气候很温暖，而我在西昌感觉到温暖，却不仅仅只是这里气候的原因。一群从德阳警校毕业的学生，或者说，一群从德阳警校毕业的监狱警官，在他们身上，让人一样有暖乎乎的感觉。

退休前的我曾是警校领导，而最让我引以为傲的是，学生评价我没有架子。当我这次去西昌，几家监狱与戒毒所曾经的警校学生知道后，约着要给我接风。他们要这样做，我不好拒绝，这似乎与我摆架子或摆不来架子有关，师生关系特浓嘛。

圈一张圆桌谈笑风生。如果不看年龄，真还没高低上下之分。桌上有七八个菜，围一圈有七嘴八舌。学生们对我说，他们想向我汇报工作，而他们争先恐后地发言，倒让我迟钝了感知感觉受到了再教育。

最先发言的是一位姓Z的还不到30岁的女警官。她说，校长，说真的，我真该感谢警校教给我擒拿格斗知识。去年我夜里巡逻时居然徒手制服了一名暴力抗改的女犯。也可能就因为这吧，监狱同事对我刮目相看，说我一个长相秀气的女子居然有男人的勇猛之气。也可能与这件事有关吧，她说，全省新人警的培训，她还被抽出去当了两个月的教官。说到这里时，她说她真没想到，过去她曾经想读师范，毕业后到学校去当老师，可如今她没读师范也当上老师了，虽然只当了两个月的教官。

桌子上的他们都在说自己。听他们讲的那些话感觉都有滋有味，而且有些话还上升到了哲理。女人如水，聚餐的这群学生女警官多一些，她们讲，水与水融在一起于改造女犯最有优势，可能都是母亲，是女儿，以女人柔柔的手段敲打女犯心头软处的恶，几句“想娃娃了吗？”“想爸妈了吗？”“想你心头的那位了吗？”“那你就认真改造，争取减刑！”好多女犯在谈话时流泪了，那淌出的泪水未必不是洗心革面的过程。她们还办了一个叫“索玛花”的微信文刊，索玛花很漂亮，但有刺，这倒还像是我们监狱的女警察。

监狱警察的职业如同在开摆渡车，摆渡过程就是引恶向善。聚在一起的一个姓W的男性警察是一家监狱的特警队长，一看就感觉他很威猛，可这威猛怎么样看。他刚一发言就被一桌人的声音把他抬起来，W队长厉害着呢，罪犯见他就怕，而我们却最喜欢他。

而我更想提及一个L姓的女警官，在话题扯到家长里短时，她突然在发言时哭了。她四十出头的年龄，是女监的一个监区的教导员，她很有缘，也经常帮人顶班，她说，她经常代人顶班不是她高姿态，而是……她就是说到这时哭了，她说她爸四十来岁要的她现在身体不好，她想通过顶班集中点时间，好经常回去陪陪他。家与监狱所在地相隔一两百公里，不顶班怎么有那么多时间回家呢。她哭得最伤心处是，她爸因病住医院了，大小便失禁，姐姐不同意请护工，就让她给她爸洗身子，换尿尿片。姐姐在一边还对人讲，妹妹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让她做得得啥……这话听起来很不是滋味。

L姓女警官发现她这时说这些话似乎不合适，便举起酒杯一口干了，她说，她认罪。

这次相聚很有味道。不仅是桌子上的菜肴让我这样感觉，更因为浓浓的师生情，还有大家更多的是谈与自身职业相关的感受。我夫人和她一个闺蜜也参加了这次聚会，借夫人闺蜜的一句话作这篇文章的结尾吧。她说，“我参加过不少朋友聚，同事聚，师生聚，像今天你们这些学生吃饭也一直在谈工作，真让人感动……”

蹉跎白发年

□杨轻抒

小时候上学，班上一个同学，头发花白——现在想来其实也不是有多白，应该是黑发里掺杂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白发。对此我们都很好奇，像看到了稀奇古怪的事情。后来解释说那叫少年白。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白发也可以少年。

但除开那个同学，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对于白发的人几乎没有印象——好像就没看见过白发的人。包括我的父辈祖辈，亲戚邻居。

虽然在古诗词里或者外国文学里经常能读到关于白发的句子，但我总觉得那是个例——在我的意识里，非大德大贤之人，他应该不好意思顶着一头白发到处作嗯嗯啊啊声的。

第一次对白发有印象，是之前的一个邻居老太太，80多岁了，一头银发，根根闪亮。见我走不走，拉着我絮絮叨叨叨絮絮。从儿女不让她多出门不让她去批评她，到家里的针丢了，一颗找了三天才在枕头底下找出来；从她的狗有多通人性，到刚才那个卖菜的原来是她上八代亲戚……我的脚趾头都把鞋底刨出洞来了，她还喋喋不休没完没了。

自那之后我有了一种白发恐惧症：见到白发绕道走。

然而年岁渐长，忽然发现身边白发的人多了起来。一位老大哥，每周都要去县上理一次发——他说他在那个理发店师傅手里理了几十年，习惯了。但后来才知道，习惯使然固然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他觉得那家店的染发剂质量不错。

这是他无意间说出来的。

另一个朋友，退休之后再见面，赫然一头雪花。他哈哈一笑：以前是染过的！

男人发白似乎理所当然，如果还留有一部雪白美髯，那几乎就可以流传在故事里，印刷在画册里了。但女人，尤其是少女，头发花白，还是让人不可思议。

有一天在街上，看到前面一个推着电瓶车的女子，头发几乎白了一半，很是引人注目。女子的身材极好，无论咋看都不像老人。于是好奇心就压不住了，赶紧追上前去，扭头一看，还真是一个二十来岁很漂亮的姑娘。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头发怎么就花白了？

当然，仔细想想，自己认识的头发花白又还年轻的女性似乎也有——至少有两个，还都是读了一肚子书，就着杯茶能从民国聊到当下的那种。对于发白，都态度坦然。一个说，这不叫白发，叫外婆灰好不好？

……好吧，这个词不错。另一个更洒脱，白就白吧，还能咋的？

对于她们的心态，我有种肃然起敬的感觉。蓝幽老师疫情期间曾经进过医院，出来后满头银白，我们都以为为异事。但按他的说法，头发原本早就白了，再经那么一折腾，加上女儿一劝，泄气了，那就白了吧！

——在他这种老派文化人的意识里，故意顶着一头白发，刻意拉大反差，对年轻人有不尊重感。

在他面前我们都是年轻人。我们倒没觉得他染不染发跟对我们尊重与不尊重有关系，但他就怕自己不染发之后我们因此礼数太过周到繁琐，造成彼此之间的隔阂，不好玩。

说着说着自己也生白发了一——这话听着好像有点悲凉，但眼见得身边白发者越来越多，刺激倒也并不像以为的那么深。这算主动承受也好，被迫接受也罢，反正抵抗不了，就当享受了。只是觉得有点对不起祖宗——父辈祖辈没一个白发的，偏生我就白了。

有了白发，首先引起理发师的关注。理发师傅在镜子里端详了好一会儿，问，染过没？我说没。问，要不要染一下？我说不。她说你这人咋拒绝得这么干脆？然后又思考了片刻，说，那就剃了吧，两鬓都剃，剃得勤点，看不出来白发。而且这种发型好看些。

从发现第一根白发起，到如今两鬓开始斑白，已经有好些年了，已经麻木不仁破罐子破摔了——白发就白发吧，还能咋的？——但听到她最后那句话，意志还是动摇了，说一声：剃吧……

顺便说一句，好几年了，我一直有个疑问，到底是谁过去的真的人少有白发，还是因为少年时候身边都是年轻人，视野窄了，难以看到发白者？

于是突发奇想，问了一下 DeepSeek。发现回答还算全面，有种答申论题的感觉。简单归纳一下，就是现在白发的人确实在增多，不是我出现了错觉。至于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进入老龄化社会、人的寿命延长；比如现代人普遍的慢性压力与氧化应激、环境污染的生物学效应、营养失衡的潜在影响；比如染发习惯的代际差异、媒体传播的认知偏差……此外，还有医学视觉的问题，比如疾病谱变化、基因表达的代际差异……

忽然想起当时那个理发师还感叹了一句：不看到自己的头发白，就不觉得自己这辈子没出息啊！现在想来，感觉她好像有“宿昔青云志，蹉跎白发年”的意思？